

陳田
輯撰

明詩紀事

陳田輯撰

明詩紀事

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
詩
紀
事

乙
籤

序

時至建文，龍戰玄黃。禁遭革除，幾同閹位。今錄殉節諸臣詩冠於永樂之首，所以雪十族駢死之沈寃，闡千秋正名之宏旨也。高皇雄猜，誅戮勳臣，波及文士，再經靖難之厄，海內英流，僅有存者。文皇右文，頓改初政，刀礮之餘，從事樽俎。永宣以還，沐浴膏澤，和平嘽緩之音作，而三楊臺閣之體興。然東里文集、兩京類稿有文無詩，微尚可知。扶輿蘊靈，風雅代興，在朝則巽隱、琴軒、泊菴、青城、昌祺、士昂、孟仁、松雨、敬軒、白沙、壽卿、元登、老葵；在野則葵丘、鳴秋、孟熙均不愧作者。自建文至景泰得詩二十二卷，題爲乙籤，以次授諸梓人云。光緒甲辰孟冬，黔靈山樵陳田。

明詩紀事

貴陽陳 田輯

乙籤卷一

田按：紀建文朝事者：鄭曉吾學編、何喬遠名山藏、吳士奇副書、陳繼儒 史待、尹守衡 史竊、朱國禎 史概、黃佐 革除遺事、高璧 幽光錄、袁祥 建文私紀、孫交 國史補遺、張序 備遺錄、何孟春 續備遺錄、馮汝弼 補備遺錄、陳洪 謨革除編年、許相卿 革朝志、陸時中 建文逸史、王會野 史、劉琳 拊膝錄、屠叔方 朝野彙編、宋端儀 革除錄、林塾 革除史補、郁袞 革除遺忠錄、杜思 革朝遺忠錄、鄭應旗 革朝遺忠列傳、張朝端 忠節錄攷誤、徐即登 建文諸臣錄、焦竑 遜國忠節錄、汪宗伊 表忠錄、趙士喆 建文年譜、趙啓元 遜國續鈔、錢士升 表忠紀、陳仁錫 王午書、朱鷺 建文書法擬、劉廷鑾 遜國之際月表、曹參芳 遜國正氣紀、周鑑 遜國忠紀、周遠 令讓皇帝本紀、高世豐 盡心錄、余美英 遜代陽秋，皆惑於地道出亡之說，惟姜清 秘史、朱陸擇 革除逸史不爲所蔽。諸家所紀惠帝出亡及諸臣行遜詩，附見於此，以志存疑之義焉。惠帝遜國後詩云：「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華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又金筑 長官司 羅永菴 題壁二詩云：「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閩 罷楞嚴 磬懶敲，笑看黃屋奇雲標。南來瘴嶺千層迴，北望天門萬里遙。款啟

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袈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鳥早晚朝。馮翁詩云：「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燁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主藉高旻。」繇竹山人詩云：「山河形勝今猶在，宮闕趨跼事已非。」翼野風生雙虎鬬，咸陽火起一龍飛。傷心何忍聞黃詔，稽首無緣見袈衣。擊石獨懷千古恨，仰天血淚不勝揮。」萬州老僧詩云：「十年依佛國，萬里走天涯。舊主無尋處，孤臣敢問家？何心嬰組綬，有血滴袈裟。寒食魂應寂，悲歌愧五蛇。」至袁敬所題淵明五柳圖詩，見之貢玩齋集，牧齋列朝詩，竹垞詩綜均失考，余刊其誤，附著於此。

方孝孺 十首

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臨海人。洪武中以薦授漢中教授。建文中召爲文學博士，靖難師入，召草詔，不屈死。有遜志齋集二十四卷。

四庫總目：孝孺學術純正，而文章乃縱橫豪放，頗出入於東坡、龍川之間。蓋其志在於駕軼漢、唐，銳復三代，故其毅然自命之氣，發揚蹈厲，時露於筆墨之間。燕王篡立之初，齊、黃諸人爲所切齒，即委蛇求活，亦勢不能存。若孝孺則深欲藉其聲名，俾草詔以欺天下，使稍稍遷就，未必不接迹三楊。而致命成仁，遂湛十族而不悔，語其氣節，可謂貴金石動天地矣！文以人重，則斯集固懸諸日月不可磨滅之書也。

吾學編：皇太子即位，廷臣交薦孝孺，侍講筵，備顧問。孝孺德望素隆，一時倚重。上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展前批答。孝孺嘗作書事詩曰：「斧戾臨軒几硯間，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攜得香煙兩袖還。」又曰：「風輭彤庭尚薄寒，御爐香遶玉欄杆。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

書召講官。」

南濠詩話：「方正學先生集，傳之天下，人人知愛誦之，但其中多雜以他人之詩，如勉學二十四首，乃陳子平作，漁樵一首乃楊孟載作，又有牧牛圖一絕，亦元人詩。」

夢蕉詩話：「方孝孺過嚴子陵釣臺長短句云：『正人先正己，治國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安足擬！羊裘老子早見幾，獨向桐江釣煙水。』直於子陵心上說出。宋詩不及於唐，固也。或者矮觀聲吠併謂不及於元，是可笑歟！正學論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卻笑黃河是濁流。』天曆諸公制作新，力排舊習祖唐人，粗豪未脫風沙氣，難詆熙豐作後塵。」

田按：希直文章淵源出於宋景濂，而學術純正則過之。姚江明儒學案云：「景濂氏出入於二氏，希直以叛道者莫過於二氏，而釋氏尤甚，不憚放言驅斥，有明之學祖也。」誠爲確論。太祖誅戮功臣，至末年文武名臣幾盡，使得一二舊勳如宋國公、潁國公者，靖難之師，孰勝孰負未可知也。希直送誠意伯孫士端歸括蒼詩云：「海內只今無盜賊，幽州興兵惱邦國。廟堂謀議豈無人，我懷中丞淚沾臆。嗚呼志士古所稀，留侯武鄉今是誰？九原招公儻可作，爲解四海蒼生危。」蓋亦有慨於是，誦漢祖猛士之歌，同茲三歎。

閒居感懷 二首

乘時功易立，處下事少成。君看蕭曹才，豈若魯兩生？賢豪志大業，舉措流俗驚。循循刀筆間，固足爲公卿。

習俗日頹壞，疇能塞其源。自從井牧廢，開此爭效門。救弊豈無術？得君方難言。田間一卮酒，踞酌蒼梧魂。

次王仲撝感懷韻

隆中有一士，卓然古天民。長嘯六合間，草昧思經綸。寸心如白日，可破萬古昏。所遇雖不諧，餘輝尚燉燉。使逢高光主，禮樂寧沈湮。惜其遺書亡，大志人罕聞。如何狗利子，於道不知真。卑卑章句中，微祿求潤身。可貴不在位，可賤不在貧。無取一時好，當作千載人。

郭西精舍士友同宿

淹懷終歲思，幸際清宵會。情深新喜集，語愜孤愁退。離居積頑鄙，處下多尤悔。倦翻謝鸞騰，羈蹤損貞介。含悲靜自慨，抱獨招羣怪。非子不我遺，斯心復誰賴？天寒四野寂，雲斂疏星大。霜葉響枯條，小灘咽鳴瀨。振衣逞玄覽，妙趣超埃壘。靜泝一氣先，虛涵萬象外。林泉皆道情，縻組本天械。擺落已遺榮，過從敢辭憊。祛疑冀闕論，立懦貯明誠。頽風儼可還，勗德期無懈。

東河驛值雪次茅長史白戰體韻

東河氣高地常冷，越客入山愁日暝。寒驢破帽闔驛門，敝屋疏籬耿燈影。更闌藉草始一寐，夜半雪來初未省。窗明恍訝烏繞樹，身倦宛同蛙伏井。雞鳴起看眼生花，睡熟山童呼不醒。積深已覺擁藍關，勢遠直疑沾庾嶺。穿檐入隙如有求，塞戶填階豈須請。瓦溝早滴爲炊煙，水面難消因泛梗。樂事偏宜壯士獵，清氣先入詩家茗。平鋪道路混險夷，蓋覆乾坤掩瑕眚。空山難行無客到，高卧閉門終日靜。春來一月尚嚴凝，天上何人調九鼎？半生對雪走四方，奇絕愛此林壑景。長松壓重龍虎怒，巨石羅陳□□整。北風末勢更飄揚，斜照餘輝愈光炯。南望殊憐京闕遙，西顧頗覺歸途永。未

須翫物遽憂患，有形易化皆幻境。明朝陰翳盡掃除，天際諸峯翠相並。乘興伸頭且一笑，人生飢寒非不幸。莫將詩句效蘇公，淮陰詎肯儕儻等。

懿文皇太子挽詩

相宅圖方獻，還宮疾遽侵。鼎龜懸寶命，笙鶴動哀音。誰紹三皇治？徒傾四海心。關中諸父老，猶望翠華臨。

〔今言〕國朝定鼎金陵，本興立之地，然江南形勢，終不能控制西北，故高皇時已有都汴都關中之意。觀洪武元年詔曰：「江左開基，立四海永清之本；中原圖治，廣一視同仁之心。其以金陵、大梁爲南北京。」方希古懿文太子輓詩曰：「相宅圖方獻，還宮疾遽侵。」關中諸父老，猶望翠華臨。」蓋有都關中之議，以東宮薨而止也。

〔國史唯疑〕高皇祭光祿寺竈神文「朕經營天下，事事按古有緒，惟宮城前昂中窪，形勢不稱，本欲遷都，年老精力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勞民，廢興有數，只得聽天，惟願鑒朕此心，福其子孫」云。可見開基都金陵非滿志事。初欲都臨濠，以劉基言止，再欲都秦，以懿文太子薨止，而高皇亦已老矣。文皇北遷，蓋神靈若陰啓之。

過北山翁

避世慚無術，忘年賴有翁。山中九日後，花下一尊同。江迴宜秋色，林疏怯晚風。放懷甘取醉，舍此更誰從？

閒居

雨歇階草淨，鳥鳴叢竹中。偶無輪鞅過，遂與山林同。晞髮庭際日，振衣松下風。自非捐世故，誰得

此相從？

遣病

飲酒留盃底，攤書礙枕旁。人扶修冠櫛，客勸罷文章。穀雨催田父，花時到海棠。病夫渾不較，流轉話春光。

彭山道中

煙鳥歸林已夕陽，野人相引度高岡。馬頭一片青山影，經過絳衣似水涼。

竹

不禁俗物敗人意，忽見幽篁眼爲明。記得舊遊天上夢，連昌宮外聽秋聲。

練子寧 三首

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通判高子。洪武乙丑第二人及第，授修撰。荐擢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改吏部，遷御史大夫。靖難師入，不屈死。有金川玉屑集六卷。

吾學編：子寧初從鄉長者竹莊先生遊，命賦水竹村居詩，曰：「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籟龍長。」

田按：子寧始居淦之東山，後遷三洲。嘉靖間析淦六鄉爲峽江縣，三洲遂屬峽江。兩地人爭祀練公，至相詬厲，

節義之足維繫人心如此。太祖果於殺戮，臣工有小故，輒不免。子寧廷對有云：「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天下之才，生之爲難，成之爲尤難，豈忍以區區小故而即付於刀鋸斧鉞之地哉！」其志節之壯，不待見於殉

難之日矣！

讀書臺

閒抱瑤琴訪百華，上人還與論三車。能分香積廚中飯，慣煮孤山雨後茶。洗墨池荒秋草合，讀書臺古夕陽斜。壁間正好題詩句，留取他年護碧紗。

送人之官

雨霽清流玉滿川，錦衣簇簇立沙邊。旋沽南石橋頭酒，聊送東風江上船。行色一枝春在柳，去程千里水連天。待看考績歸來日，細聽鶯聲奏管絃。

送花狀元詔許歸娶

三月都門鶯亂囀，郎君春色上朝衣。潘生況擬供調膳，張敞仍須學畫眉。南陌酒香銀甕熟，西湖月朗畫船歸。極知身負君恩重，莫遣心隨粉黛移。

因樹屋書影：少年及第奉旨歸娶詩，明初練子寧送花狀元詩。又解縉送劉探花素吉云：「少年歸娶奏金鑾，喜得天顏一笑看。紅錦裁雲朝奠雁，紫簫吹月夜乘鸞。靈樁枝下承中饋，寶鏡臺前結合歡。從此梅花消息好，青綾不似玉堂寒。」金陵白正蒙送周狀元延儒云：「才子承恩入建章，風流千載一周郎。人間玉杵偕仙配，天上金蓮簇艷粧。絳蠟影搖宮錦色，繡幃春擁御爐香。即今已在蓬瀛境，不用吹簫下鳳凰。」近華亭陳繼儒送吳榜眼偉業云：「年少朱衣馬上郎，春闈第一姓名香。泥金帖貯黃金屋，種玉人歸白玉堂。北面謝恩才合卷，東方待曉漸催粧。詞臣何以酬明主？願進關雎窈窕章。」明朝二百六十餘年，少年及第歸娶者不數人。練詩用洪武正韻，當時遵

太祖功令甚嚴耳。又弘治乙丑榜眼董玘年十九，正德丁丑榜眼倫以訓年十七，皆子假歸娶，當時必有贈詩，惜不傳。

楊慎升菴詞品：杭州花綸年十八，黃觀榜及第三人。初讀卷官進卷以花綸第一，練子寧第二，黃觀第三。御筆改定以黃第一，練第二，花第三。南京諺有「花練黃，黃練花」之語，故後人猶以花狀元稱之。其科題名記及登科錄，皆以黃，練二公死革除之難剗毀，故相傳多誤。花有詞藻，其謫成雲南有題楊太真畫圖水仙子一闋云：「海棠風，梧桐月，荔枝塵。霓裳舞，翠盤嬌，繡領春。錦棚嬉，金釵信，香囊恨。癡三郎，泥太真，馬嵬坡血污遊魂。楊柳眉侵顰黛損，芙蓉面零脂落粉。牡丹芽剪草除根。」其風致不減元人小山、酸齋輩。滇人傳唱，多訛其字，余爲訂之云。

田按：黃溥簡籍遺聞謂：「練中丞集中可疑者三事，一曰送花狀元歸娶詩，花綸乃洪武十七年浙江鄉試第一人，不應有奉詔歸娶事。」溥知綸非狀元而不知綸爲乙丑第三人及第。余檢雙槐歲鈔、升菴詞品、弇山堂別集皆云花綸洪武乙丑及第。又嘉靖仁和縣志云：「花綸字正言，登洪武十七年鄉薦，明年成進士第三，授編修。性孤潔，杜門絕迹往來，其於權勢之交更疏冷，有私媚者常惡之，竟遭誣害。」雙槐歲鈔亦云：「綸改福建道監察御史，出按江西，得罪不令終。」與升菴「謫成雲南」語略同。升菴謂綸爲黃觀榜第三人，亦誤。又解縉送劉探花詩，乃宋濂送編修張仲藻者，附見張宣青陽集後，書影亦誤。

黃子澄 一首

子澄名湜，以字行，更字伯淵。洪武乙丑進士，授編修。進修撰，伴讀東宮，累遷太常寺卿。

建文初，兼翰林院學士，與齊泰同參國政。燕兵起，以誅齊、黃爲名，謫外，謀起兵，被執不屈死。

黃佐革除遺事：子澄少從邑人歐陽貞受易，周與學受尚書、清江梁寅受春秋，博學負俊聲。嘗賦寒江把釣圖及古梅詩，人爭傳誦。

田按：子澄薦李景隆爲將，景隆敗走，請誅以厲將士。帝不聽。未幾江淮諸將相繼潰敗，子澄拊膺痛哭曰：「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也。」賦詩云：「尚方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余謂子澄首事發難，頗類晁家令，賴其後死事甚烈。朱平涵云：「太常文章泯滅，單詞片語，流落人間，氣餒光華，固不必多。」余檢曾賓谷江西詩徵，錄詩甚夥。賞芍藥一篇，尤清婉動人。

賞芍藥

清門公子惜芳春，開筵上日延嘉賓。當階芍藥綻紅白，冰姿艷質俱天真。昭君已入丹青手，阿郎未醉黃封酒。丹幄籠霞麗日長，玉盤承露新粧久。廣陵異種古來誇，獨有金帶稱奇葩。廟廊大材今復見，玉堂學士歐陽家。尚憶西園全盛日，碧海蓬瀛繞丹室。江南一夜刳灰飛，奇花異卉誰能識？後來繼述有雲仍，況君伯仲兼才名。千金不惜買歌笑，栽花種竹長留情。厭聽鶯聲春漸老，把酒看花花正好。祇恐春光不肯留，人生行樂應須早。酒酣公子還高歌，相逢不飲將如何。何妨共醉金叵羅，一笑塵世空奔波。

黃觀 一首

觀字瀾伯，一字尚賓，貴池人。初從父贅姓許。洪武辛未第一人及第，累官禮部右侍郎。建文初改右侍中，掌尚寶司事，奉詔募兵。聞金川門師入，投羅剎磯死。

田按：侍中出募兵，投羅剎磯死，夫人及三女投淮清橋下死，忠孝貞烈，萃於一門。侍中詩不多見，或云侍中有集藏泰州儲巔尚書家。見革除遺事。

題江貫道長江圖

離離衆樹深，靄靄孤雲碧。山色望難窮，江流浩無極。漁歌遠渚昏，鳥下平蕪夕。惆悵涉風波，扁舟何處客？

田按：貫道長江圖號寫名蹟，事已具別卷王常宗詩後。文徵仲跋此圖後云：南郭氓許觀瀾伯，不仕，有文學之名，同時別有許觀，亦字瀾伯，死於靖難時，乃池州人，與此許觀不同，而皆有文學，不知此詩誰作也。余以唐人兩集並存之例存之。

卓敬 一首

敬字維恭，瑞安人。洪武戊辰進士，除給事中，歷官戶部侍郎。靖難師入被執，不屈死。有卓氏遺書五十卷。

郁袞革朝遺忠錄：卓敬爲文章精粹峭拔，磊磊落落，似其爲人。詩詞宏婉，有一唱三歎之遺音。

露書：卓侍郎敬詩「白雲忽去山在戶，紅日乍晴人倚欄」，「一聲兩聲花鳥好，千樹萬樹松風寒」，皆出人意表。

墨菊

我向玄都逢羽士，自言種菊不多根。灌園只汲臨池水，歲歲花開見墨痕。

王叔英一首

叔英字元采，黃巖人。洪武二十年以薦爲仙居訓導，改德安教授，遷漢陽知縣。建文元年，召爲翰林修撰。燕兵至淮，奉召募兵，行至廣德，京城不守，自經於玄妙觀。有靜學集二卷。

革朝遺忠錄：文皇渡江，叔英卧病僧寺，知事不可爲，沐浴具衣冠，賦絕命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兩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下咽。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庚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遠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無稱希賢。」遂自經死。

孤桐生崇岡一首贈友人

孤桐生崇岡，託根亦已高。嚴冬風雪繁，枝葉成蕭條。根本具生意，勿爲樵牧侵。韶英如可作，遲爾爲瑟琴。

周是修 五首

是修名德，以字行，泰和人。洪武末舉明經，爲霍丘訓導。擢周府奉祀正，遷紀善，改衡府。靖難兵入，走應天府，學自經死。有芻蕘集六卷。

四庫總目：芻蕘集風骨稜稜，溢於楮墨，望而知爲忠臣義士之文。

田按：建文二年，勅儒臣取古今君道臣道人事之載於典籍可爲鑑戒者，纂爲類要。總裁則方孝孺、唐愚士、樓璉、胡靖。分修則陳好義、徐好古、葉仲沆、鄭孟宣、章謹、蘇伯厚、李鐸、王汝玉、張拱、高可大、王真、劉仲美、李敏、方叔衡、朱子建、史維時、陸伯瞻、趙友同、周思、顏子明、蕭用道、楊士奇、先生與焉。催纂則王良、楊溥，極一時之選。黃才伯翰林記稱：「洪武戊寅，詔編輯經史百家之言爲類要，侍讀唐愚士等纂修未成。即指此事，其曰洪武戊寅，蓋遵革除令諱之也。先生詩逸情古調，寄託遙深。先生嗣孫希韓，爲余妹壻，嘗假芻蕘集於其家錄之。」

題叢蘭

石巉巖兮水沄沄，蘭蕤蕤兮揚清芬。思搴芳以紉佩，贈天涯之夫君。望夫君兮不見，結三湘之暮雲。

靜夜思

天地同逆旅，春秋比流波。昨昔樂苦少，今茲憂復多。嫩人而離居，其如良夜何？良夜殊未央，悵言臨中堂。叢蘭滋零露，初月揚清光。我有枯桐琴，爰以託遠心。哀絃徒激烈，愁絕無知音。太行豈不高，黃河豈不深！夢魂終不隔，萬里還相尋。